

責任編輯：張旭健

副刊

何必吃鹹魚

翠神 連盈慧

老掉牙的俗語，至今還有人樂用不疲，如：「朝桁晚拆」、「燈油火蠟」、「食得鹹魚抵得渴」……

根據一般晚睡早起習慣，只會晚桁朝拆，朝桁晚拆，豈不是晨昏顛倒？沒可能靈驗來自「碧梧樓老鳳凰」也學碧梧和鳳凰倒那詩意吧，更沒必要學江淹「別賦」倒裝「心折骨驚」那麼有「文化」。

相信這句俗語，最初必然來自夜班工作者不加思慮順口溜出來。上世紀帆布床流行時代，基層人士集體租住房廳，由於放得下床舖，就沒空間走動，大家便在睡覺時才打開帆布床，睡醒後再摺好收起，可是放在今日，這句「朝桁晚拆」也有了新意，看臉書上網新舊一代留言時間，便知夜貓子愈來愈多，幾乎十之八九，都喜歡深夜四五點鐘與勁勁吹水，「朝桁晚拆」又說對了。

至於「燈油火蠟」時代就離得太遠，做生意的人計算成本，無疑最重電開支，但只有上世紀前五十年電力不足，才離不開燈油，今日這樣電氣化，哪還有甚麼火和蠟，可是十分奇怪，這四個字縱不貼切，至今還有不少老一輩人愛用，說慣了，似乎不以「燈油火蠟」形容店舖開支，嫌不夠傳神有力。

此外「柴米油鹽醬醋茶」的柴，早就絕跡多時，今日的九零後，就怕連柴都沒見過，米也未必所有家庭米缸中的米多過冰箱裡頭即食麵，但說到開門七件事，還是習慣以「柴」為首。

最難明是說某人貪名慕利，惹來是非纏身，旁觀者就揶揄他「食得鹹魚抵得渴」，鹹魚未必那麼珍貴吧，也不見得現代人有幾個愛吃，就算在過去任何時代，隆重喜慶宴會中，鹹魚也從未擺上枱，一級上好鹹魚，吃過也未必口渴，說「吃得榴槤抵得渴」、「吃得乾鮑抵得渴」、「吃得深海大魚抵得渴」都比鹹魚名貴滋味好。

職業病

琴台 孫浩浩

許多行業都會有職業病，例如地盤工作容易造成工傷意外或聽覺受損，教師及售貨員因為站立時間長，容易造成靜脈曲張，文職的工作也容易造成頸痛、鼠標手等問題，編劇這行業當然也不例外。

編劇的工作模式大多是長期坐著的，大家圍坐度大橋、度分場，一坐就是大半天，寫稿時坐著的時間就更長，一天坐在電腦前十多個小時，因此不少編劇都有肩頸、腰椎等問題。昔日電腦並未普及使用，編劇仍然手寫稿，筋骨酸痛事小，我當年右手手腕就嘗試患上骨膜炎，病發時手腕疼痛無力，早上起床痛得連房門也無法開。到專科醫生處診治，醫生處方藥物，可是骨科藥物很傷胃，吃了手腕上的痛楚減輕了，卻輪到胃痛。所以，電腦對編劇來說，算是一項偉大的發明，不過對電腦的時問太長或坐姿不正確，肩頸及腰骨自然也有問題，但分散的痛楚比所有痛集中在一隻手的手腕上好。

除了身體上的職業病之外，編劇在心理上其實也有不少職業病的，例如：八卦。如果你在街上遇見有人爭吵或打架，你的反應可能是趕快離開現場，但編劇總愛駐足觀看，細心觀察留意每個人的反應。當遇到新相識的朋友，知道他們任職較為罕見的工作，又或發生過一些特別的奇遇，編劇都總喜歡打爛沙盤問到篤。因為這些細節每每都是我們創作的靈感來源。

海闊 蘇狄嘉

香格里拉在哪裡？

友人知道我要到香格里拉旅遊，紛紛追問是那個「香格里拉」？香格里拉在哪裡？

根據一九三三年英國作家詹姆斯·希爾頓 (James Hilton) 在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中所描述的香格里拉，他寫到：「這是一片為永恒、透明和平所統治的雪山和草原世界，這裡是藏族人家的家園。蔚藍的湖水、碧藍如洗的蒼穹、寫有喇嘛教經文的色彩鮮艷的藏族幡旗，以及遠處隱約可見的神秘寺廟。在潔白的大雪山的山間散佈著質樸的房屋，金黃色的玉米從屋簷上懸掛下來，忘情玩耍著的藏族少年黝黑的笑臉是那麽天真無邪……」小說出版之後迅速廣為流傳，一時成為熱門話題。

有文獻考據指出「香格里拉」應為藏語，其意為世外桃源。因此，一提到香格里拉，很多人都會馬上聯想到西藏。這也說明了最近全球興起的西藏旅遊探險熱潮，愈來愈多人被西藏的神秘及浪漫所深深吸引。

也有人說因為「香格里拉」這個詞是西藏某地區的方言，而雲南省迪慶藏族自治州中甸縣是迪慶藏族自治州的首府，「迪慶」正是「香格里拉」的同義詞，藏語中是「心中的太陽和月亮」的意思，也是「理想鄉」的意思，所以中甸縣被正式正名為「香格里拉縣」，這裡也就是我們八月暑假旅程的目的地。

許多人一提到「香格里拉」，就會聯想到那裡是雪山、冰川、峽谷、森林、湖泊、金礦及純淨空氣的蒼翠地；是美麗、陽光、安樂、閒逸、知足、寧靜、和諧等一切人們心中最美好的、最理想的歸宿。那裡就是人間樂土，就是世外桃源。

尋尋覓覓，香格里拉到底在哪裡？或許，最接近香格里拉的藏民，已提供了最佳答案：「就在你的心中！」

琴台 孫浩浩

編劇的想像力當然也特別豐富。人家只略略述事件的開場白，我們自然就會把整件事聯想出來，劇情往往比真實情況要來得峰迴路轉，結局出人意料。正因緣故，以前曾有編劇被選中當陪審員，也以此理由向法官申請豁免，免得我們豐富的幻想力影響了對案情的判決。不過聽說後來法官已不再接納這理由，編劇以後也需履行當陪審員的公民義務。

編劇一般說話都較具幽默感的。在一班人當中，懂得搞笑者往往都會較為矚目，也較易吸引異性，尤其是男編劇。男編劇給人的感覺都是有點才華，加上說話幽默，即使其貌不揚，也有一定的吸引力。而且其筆下分分鐘寫過無數動人、動人的情節和對白，只要挑其中一兩項來短身邊的女性有何難度？很容易就能帶來驚喜。所以男編劇較少是單身的，這絕對與香港女多男少無關。我私下就知道有些男編劇都試過一腳踏兩船，甚至幾船的情況哩！

但相反，女編劇每天對著一班班搞笑能手，她們自身說話也可能吸核抵死，如果身邊的男性不辭詞令，就容易會感到對方說話乏味。女編劇的筆下也寫過無數精彩動人的情節，男伴未及開口，女編劇可能就已經猜到對方的用意，或者在腦內已預設了一個動人的場景和情節。可是身邊的男性不是編劇出身，他們的說話當然不及女編劇筆下的對白令人動容，這並不是他們沒有花心思，只是他們的心思不可能比一個專業編劇所度的更精彩，所以這行單身的編劇頗多。想要入行的女孩子，請慎重考慮這一點，已入行的女編劇，也請小心患上這種職業病。

櫻井太太

我母親生在台灣，嬰兒時被抱到她姑姑家當養女，母親的姑父是日本人，當時從日本調到台灣。所以母親在台灣一直上日本人學校，同學們也多是日本人。1945年日本戰敗後，他們都被遣返回日本，母親也隨養父母到日本。1950年，母親與留學日本的父親結婚，又跟隨父親來到舉目無親的中國大陸。那時候，母親一句中文也不懂。母親除了文革十年以外，一直與日本同學們保持聯繫。

1984年8月，我剛去東京留學一年，就代表我母親，參加了她高中同學會，幸好那時候，我已經可以用日語與她們交流，留下了非常難忘的回憶。

那時候，母親的高中同學們還都年輕，55歲左右。據日本民意測驗，日本女性幸福指數最高的年齡段恰是55歲前後，走出家庭的職業女性雖然55歲還不到退休年齡，但正是工作進入負責培養接班人的階段，得心應手，受人尊敬，精神上壓力較小；而守在家庭的專職主婦，小孩子們大多已經大學畢業，獨立分居了，家庭勞務與經濟負擔都大大縮小，由自己自由支配的時間和金錢有增無減。身體也還未明顯衰老，可以經得起長途旅行，遊山玩水的健康狀態。日本人都說55歲的女人國，是天堂之國。再說，日本婦女沒有照顧孫輩的習慣，也沒有承擔兒女經濟援助的習慣，更沒有為孩子買房置產的習慣。她們像一群自由的鳥兒，想飛就飛，想歇就歇。

HULA)、圍棋、三味線（一種日本民間樂器）、民謠等等。我注意到她們這些興趣都不是靜止的單純學習，而是可以無限地發展、發揮自己能力，進行創造、提高的。

在母親的高中同學會上，一位名叫櫻井雅子的母親的高中同班同學，把我叫到她的身邊，讓我看她特地為我帶來的母親高中時代一起拍的照片。因為母親在文化大革命抄家前把這些與日本沾邊的照片都燒掉了，所以在我們四個兄弟姐妹的記憶裡，沒有母親這種穿水兵女生校服的形象，只有穿肥肥大人民裝的形象，所以這遲到的記憶就不再忘懷。可惜，我當時沒有照相機，沒有把母親水兵女生校服的照片拍下，真成千古恨啊。

但是，我與櫻井雅子一起的時候，旁邊母親的同學替我們留了影。

一直在東京忙於工作，本想甚麼時候去看望一下櫻井太太，沒想到一拖再拖居然拖了29年，終於在上個星期天實現了再見櫻井太太。

剛別28年再見櫻井太太，已經與我28年以前所見到的她完全不一樣，當然我也與28年以前的自己完全不一樣了。櫻井太太今年滿83歲，看起來比以前矮了，縮小了，後來櫻井太太說她縮小了五公分。雖然人小了一圈，不過她臉上沒有老人斑，甚至沒有皺紋。

四年前，櫻井太太的丈夫病逝，她說因為照顧生病的丈夫，忙得沒有時間生病，她丈夫去世後，她的腿一下子就疼痛得不能走路，於是不得不遷到她大兒子家住。她大兒子家在日本的茨城，從大兒子家去住院做了股關節手術，左腿一次手術，修養了一個月再手術右腿，不到兩個月就好了。之後她又返回自己的家一個人住，為了保持體力，她每星期去游泳一次。從她家到游泳池要走20分鐘，來回40分鐘，光走路就已經是一個不小的運動，最初半年不覺得有甚麼效果，但

是一年後就覺得腿還是有勁起來，就一直堅持下來。

櫻井太太回憶她在台灣高中的時候，經常去母親家玩，還說母親家很大，當時櫻井太太的爸爸是法官，屋子也不像母親家那麼大。我聽後想櫻井太太是不是搞錯了，因為我不曾聽母親說她小時候的家很大，也許母親謹慎，在中國故意不說這些事情。她還回憶說母親擅長唱歌，曾代表學校去參加唱歌比賽，這個我知道，因為在我們小的時候，母親經常唱日本童謠給我們聽。我最初學會的日本童謠《七隻可愛的小烏鴉》、《故鄉》、《紅蜻蜓》、《荒城之月》都是聽母親唱學會的。

櫻井太太說起她自己的身世，說她有四個母親，生母是養父的妹妹，她還在母親肚子裡的時候就被養父指腹為子，因為他養父母膝下無子，就向她生母家要一個孩子，不管是男孩子還是女孩子。她的親生母親一共養育九個孩子，男孩子三個，全部從軍，但所幸全部從中國戰場活著回來了。女孩子都夭折只剩她和妹妹。

慈愛的養母在她七歲時病逝，一年以後養父續弦，兩年後又添了一個弟弟。1945年日本戰敗，他們一家四口從台灣返回日本。剛開始他們還在姑姑家住了一段，姑姑家是寺廟住持，有很大的房子。在姑姑家時，姑姑經常給她點心吃，沒有給她弟弟，那時候日本戰敗，生活很困難，弟弟沒有份，她大惑不解，於是，她的表妹就偷偷告訴她：「我媽媽是你親生母親，我們是親姐妹啊。」她才恍然大悟，以前每年一到她的生日，她的養父總是帶她去鄭重其事地照相，然後鄭重其事地寄給姑姑，原來姑姑就是自己的親生媽媽。

後來結婚，有了婆婆，又多了一個媽媽。

櫻井太太在東京工作了20年，丈夫被公司調到廣島工作，她就把自己的工作辭掉，陪丈夫去廣島一直到退休，退休後回到她丈夫的老家，那時候這個家已經建修30年了，翻修後，又住了30年，她現在一個人守著這個家。她的大兒子在茨城買了房子，她二兒子在鎌倉也置了房產。日本的年輕人都不會把父母的房子看成自己的，所以

現在日本出現很多空房子，繼承房產要交巨額的繼承稅，一些人只好放棄產權，房子就變成政府的，由政府負責保管出租。

櫻井太太說她與同齡人朋友，保持一定的來往，游泳班也都是老太太。她們游泳後經常一起喝茶，很開心。

櫻井太太最後表演了她退休後開始學的茶道。日本傳統的茶道所追求的是終極的美的境地，這裡的所謂美，不是那種有形的、色彩繽紛的美，而是來自日本茶道大師千利休的茶道所追求的「寂靜」之美的意境。所有的動作，都在沒有傢具擺設的榻榻米上跪坐操持，皆在「靜謐」之中進行。不說一句話，一心一意與茶粉、茶器、茶杯、茶刷交流，按照一定的溫度、程序做出茶，最後凝視茶杯裡濃濃的新綠，然後閉目喝三口再深深地回味，最後互相道謝。

我突然明白，為甚麼櫻井太太一點兒也沒有孤零零的感覺，她甚至比我還陽光，大概就是這種茶道，培養了她雖獨處卻不孤的情懷。

從櫻井太太家回來的路上，我感到有點奇怪，我與櫻井太太28年的空白，居然是那樣自然地在第一瞬間就填滿了。想想母親與櫻井太太的來往已經遠遠超過半個世紀，整整67年了，現在她們依然保持通信。時間的流逝在她們之間那樣地祥和、那樣地從容不迫、那樣地源遠流長。

日本傳統的茶道追求的是終極的美。

網上圖片

為主的客家幫，客家幫很多人在荷蘭旗貨客輪服務。

當年海員成為同村人集中的鄉黨組合，皆因以前沒有海員訓練學校，多是同村鄉里互相介紹下海而致。

六十年代尾香港有收教孤兒為主力之航海學校，分教水手、機房、侍應生等多路知識，有些較努力的英語學得好被提升上高級海員班，畢業上船人駕駛室做船長、大副等之助手，逐漸便升為「伙長」高級船員。筆者阿杜則是屬於無主無廟幫，由船公司熟人員介紹上船之散兵游勇，這一類幫打獨鬥之海員，有些是「散草幫」——在岸上犯了罪，找人介紹（或用黑錢下船避過通緝之「着草分子」）。縱觀上述各類江湖好漢，有不少在船到美國海岸就「跳船」偷渡上岸賺美金去，漸漸住慣了在美國落腳成家，申請居留。因此今日三藩市和紐約不少華僑世家，數起來兩三代之前都是「跳船海員」，他們革命性很強，特別愛國實有此原因。

筆者少年時廣州曾學國術及長又是廣東青年隊戰將，所以後來單拖落船也因「打得兩手」，而能立足，展開了十幾年的航海生活。



日本傳統的茶道追求的是終極的美。

杜亦道 阿杜

海員簡史

香港的海運發達史前後只有六十年左右。國共內戰後國民黨退守台灣，美國發起對中國大陸全面禁運，自一九四九年開始，一九五〇年韓戰起對中國大陸海城圍形禁運圈，形成香港為大陸對外購物資生運，通過香港為航運中心，由香港搭上海灣幫，開展了突破禁運之航海業，航海人才由「解放前」的北路港人才傳下，所以初期航海人多天津幫（天津是中國最早對外大港，早年海員最多天津人）。筆者入行晚，但不少同行朋友的家長是天津人，如歌星張學友是天津人，他的老父便是天津籍海員，資深新聞人張太陽的爸爸也是天津老海員等等。

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由香港、珠三角一帶入行之海員多數是水上人家「疍家人」，因漁民子弟不會單船。阿杜一九六二年下海初入華光公司，幾乎全個水手部都是「疍家人」，另一部分便是招募來的台灣退伍軍人，以退後海軍為主，其他雜牌公司則有大鵬灣漁民子弟

隨想 與國

創意，就是創立新東西。

Richard and Anne，就是在個人入電腦和手提電話之外，創造出新意而獲得成功。香港要成為一個創意城市，有甚麼條件提供可以創立新意的地方？電影成功過，電視成功過，金庸武俠小說和倪匡科幻作品也成功過。但如今之電影和電視劇還有新意嗎？科幻作品也在西方的奇幻作品中式微了，唯獨金庸的作品歷久常新，每隔幾年就被重拍。而這，也顯示了近年缺乏的，正是有創意的作品。

在商業機構，不時會有創新舉動，像以前在無線電視任職的陳志雲，到了商業廣播電台後，便推出了系列時段的節目，這些創新的節目，是經過時段調查分析而作出的構想和安排。但是像數碼廣播，為甚麼在經營了短時間就要關門大吉？無他，根本不是甚麼政治壓力，只是沒有創意而已。

宋代的程大昌在《演繁露·納粟拜爵》裡說：「秦始皇四年，令民納粟千石，拜爵一級，按此即電錯之祖所效，非錯初意也。」創意就是創意。數碼廣播的節目，不是和「之祖所效」的一樣了無新意嗎？

第一個以分期付款方式來賣樓的人，是創意。但之後幾十年，創新之意在哪裡？港人日日追逐房地產和股票的利潤，那是只有以錢搏錢的玩意，哪來創意？

政府部門的創意又在哪裡？不是賣地就是找古蹟不要賣地，多少工廈在等待創意，多少空地成為停車場，這是創意嗎？連續兩位發展局長都陷入個人危機中，如何讓香港發展？如何發展香港的創意？

「之祖所效」也就是成語的肅規曹隨，政府年年肅規曹隨，哪裡去找創意的空間？

獨家 風景 呂書練

本月五日是一代性感偶像瑪麗蓮·露逝世五十周年，相關的紀念活動早在去年已開始進行，今年二月本港上映的電影《情迷露露7天》就是其一，飾演露露的女星米雪威廉絲雖然長相不夠相似，卻以出色的演技把露露那結合了天真和性感特質的神態捕捉得維妙維肖，因而贏得本屆金球獎影后（喜劇）。

在今年五月的康城影展上也有「向露露致敬」環節，一張由德國已故攝影師奧托·貝特曼拍攝的露露吹生日蛋糕燭燭的黑白照片被製成大型海報高掛於開幕禮大堂外。這張照片是一九五六年六月一日所拍。露露三十歲生日時所拍的，當時她正在拍攝電影《熱情如火》(Some Like It Hot)。

為紀念這位一代巨星，本港百老匯院線也安排了特別放映《熱情如火》，分別於上週日和本週六在UIC和百老匯電影中心各有一場，想在大銀幕上重溫露露電影的粉絲可別錯過這個機會。本片是名導演比利·懷爾德的作品，當時的露露雖已成名，卻因跟第四任丈夫、名劇作家阿瑟米勒的婚姻觸礁而極度情緒化，拍片期間屢傳跟兩位男主角不合，卻把她的喜劇天才發揮得淋漓盡致，電影不但創了票房神話，更獲得一九五〇年金球獎最佳喜劇片、男主角、女主角獎，令露露的演技得到肯定。

不過，我個人則較喜歡她的牛仔電影《大江東去》(River No. 7)。露露在這部電影中雖然也飾演酒吧歌女，卻因為想跟男友到城裡「掘金」，而無意中跟另一對父子經歷了一段在激流之河日夜漂流的體驗，並因此重新認識了愛情和友情。同名主題曲更非常動聽。

在風雨路途中從互為防範到信任的對話，充滿人生哲理。難得的，是露露的牛仔褲形象煥然一新，在荒野之地對着九歲男孩彈吉他的純樸露露，跟在酒吧內對着一班男人賣唱的性感露露形成鮮明對比。她在片中穿着的三條藍色牛仔褲於一九九九年佳士得在紐約拍賣時，著名時裝設計師Tommy Hilfinger更以四萬二千五百五十美元投得收藏。

夢露電影重溫

露露電影重溫

百家廊 李小平